

敵後苦教記

姚白予遺著

抗戰敵後流亡教學回憶

姚白予先生江蘇泰縣人，民國七年畢業於北京高師，曾執教江蘇省立第七中學、省立南通中學、南通師範、松江中學。抗戰時初任教於流亡上海之南通中學、鎮江中學、東南中學、省聯中；嗣至江北任教於省立三臨中、崇敬中學等校。勝利後任教於江陰南菁中學、上海復興中學。民國四十年以骨瘡逝於復興中學任內，茲篇所記，為姚先生抗戰期間在敵後報苦施教之情形，彌足珍貴。

—編者

敵偽包圍孤島生活

自從民國二十六年七七日寇亂發生，未幾又以八一三滬戰相繼，我沿海沿江相繼淪陷；學校被摧毀，師生遭屠殺，文化教育大受摧殘。然而不甘屈服的青年和教師們在日寇極端壓迫下，不避一切艱險，度他們苦學、苦教的生涯，實是抗戰史上可紀念的一頁，筆者也就是這苦教中的一分子，爰將南通中學抗戰期中概況暨當時蘇中若干中學艱苦教學情形記述如下：

在抗戰前，我已是二十多年的中學教師，一向執教於南通各中等學校，二十七年二月，南通各校都回城上課，我服務的省立南通中學上課才兩週，日寇即在沿江登陸，風聲日緊，人心惶惶。果然，十七日晨，大批敵機在上空盤旋，掩護登陸部隊前進，不久敵人的軍車就開到環城馬路，繞到中學的後面，我只好棄家渡城濠北撤。

全部學生也遺棄他們的衣物、行李、書籍，隻身離校，紛紛向四鄉疏散。就這樣美麗的南通城和悠久可親的南通中學，遂委於敵手。在撤退路上，我感想着：「我們的物質雖一時淪於敵手，但我們的精神却不能為敵所屈服，要具有毀校、建校的決心，我們要抗戰到底，就得苦教到底，以發揚我中華民族之精神。」當晚借宿於十總店友人家，再抵家人避難地如皋東鄉掘港鎮。掘港僻處海濱，民殷物阜，堪稱避世桃源，還能看到滬友寄來報紙，藉知外間情形。十一月間，友人辦了一所補習社，邀我任課。記得我曾將「開國紀念日」作為教材，向學生演講紀念的意義，以激發學生的愛國心。這補習社的生命雖短，在我確是後來整整六年苦教的楔子。不料到了三月間，一天早晨，敵人的汽艇聲、小鋼砲聲與機槍聲驚醒了人們的睡夢，居民扶老攜幼，紛紛向外疏散；一隊日寇進鎮，掘港繼南通後也淪陷了。此後

游擊隊與日寇彼此來去，生活大不安定，我只好與家人南行，道經三廠，出青龍港，登輪到滬。這時上海雖已淪陷，租界則因英美勢力，日寇不敢干涉，猶能保持相當的中立性，但因處於敵偽的包圍中，成為孤島狀態，我們就此過孤島生活了。

南通陷敵上海創校

南通淪陷後，公私立各校停頓，男女學生先後避難滬上者甚衆。我於四月中旬來滬，五月初應友人邀約，對於多數失學青年設法救濟。當時南借大沽路上海女大的校舍，登記招生，在六月二十日就正式復課，私立通州中學由此產生。我們上課後，加緊補完功課，經一暑的努力，得畢業生七十二人，後來都得達其升學的志願。私立通州中學可以說是省立南通中學的化身，也可說是整個南通各校的聯合中學。因為當時的教師大

部份是通中的舊人，通中舊生也佔全數十分之九，其餘的是通師、通女師、崇中、縣中、敬備初中各校學生。後來江蘇各省校紛紛遷滬復課，通州中學可算是開其先聲。當復課之始，教者加緊地教，學者加緊地學。當時滬上租界尺土寸金，借用的教室很逼仄，辦公室僅有一間，加之天氣很熱，我們每上一課，汗流浹背，衣衫全濕，教室小，人又多，氣味十足。可是教、學雙方精神還是很振奮。教師們下課後，由於凳子少，只好站着等上課。新從江北避難來滬的青年，因為舖位已滿，爲了要求入學，情願睡在樓梯下，情意懇摯，令人感動。

我們初辦通中時，原屬臨時性質。因爲同人本係省中無職務的教員，深冀原任當局到滬後接收，俾不致影響學生的學籍；詎料某校長到滬後，對於這一班失教失學的師生，竟棄而不顧，另掛起省中的招牌來。當其籌備復校時，學生紛紛來問學籍有無辦法，高三級因升學關係，尤覺惶恐。這時候學校立案的基金尙無法籌措，立案的手續亦無從進行，我本着「堅苦自立，忠實不欺」的宗旨，教導全校青年，通中尙未立案，學籍是否發生問題，尙不可知。總之學生成績果真好，不怕升學考不取；學校果然辦得好，不怕不得立案，到那時學籍自然不成問題。又有人問：我們到底到那個學校？我答覆是，現在我們實事求是的教學，要求實學的，就留在本校，好在我們許多先生的教學成績是大家知道的，學校不是商店，不計較人多人少，通中雖未立案，但這一層總能辦到的。若你們對學籍果眞放心不下，那

就到省中去，我不強留。大家聽了也就無言而退。後來高三畢業生拿證明書去考大學，有的竟遭拒絕，經派人向當局說明實況，就被允一體應試，各生總算均得所歸。

過了暑假，女大收回教室自用，通中又無人接收，只得自謀生存。得到了沈燕謀先生慷慨贊助，將校舍遷到康腦脫路五二〇號。這裏是座三樓洋房，教室宿舍足敷應用，經加置教具，學校規模粗具，招收學生二百餘人，各項功課亦能按部進行。我除兼任遷滬之通女師及育英中學課務外，終日在校工作，常抽空和學生談話。最可紀念的就是星期六談話，每到星期六晚間七時後，總有許多學生聚在教室裏舉行座談，或討論時局，或報告心得，最後由我作一綜合結論。這對於交流知識、連絡情誼都有很大的作用。向來星期六晚上是學生自由時間，在上海的學生免不了看看電影，甚且去跳舞，而我校青年能如此努力，令我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有時爲改進同學的生活，舉行幾次生活檢討，各人在大家前自白自己的缺點，陳述如何改進的方法，激發了許多同學的朝氣。

綁架暗殺層出不窮

關於學校立案事，我們將校況託友人報告教廳；一面成立校董會，由沈校長籌措基金，而由我準備立案的表冊。適江蘇教育廳長馬元放過滬，我和陳君往謁，報告校況，並請求准予立案。當蒙指示一切，須按照定章向教廳辦事處接洽，方可予以助力。大概是在二十八年一、二月間，

我們得教廳消息，對我校有特准設立字樣，校基才得穩定。彼時全校師生非常歡欣，在孤島上的我們，早已失去祖國的懷抱，驟然得到這樣的鼓勵，是如何的興奮。至三月間，江蘇教廳因爲通中已完成了各項立案的程序，指令准予立案。通中經過將近一年的努力，獲得行政上的承認，我們感到可告慰我校苦學的青年們了。這時鑑於康腦脫路校舍不敷應用，不但教室狹小，且鄰近街面，喧囂特甚，講課至感不便。在春假中，三遷到小沙渡路八五〇號。新校舍地址寬大，有教室六、辦公室一、儀器室一、圖書室一、門房一，教室樓上有教員宿舍，圖書室樓上有女生宿舍，另有一樓一底新建宿舍一座，容一百餘人。而初一初二教室可隨時打通作爲禮堂，以便集合，樓前大空地爲操場，學校設備堪稱規模略具。後來滬上許多學校租借大樓或祠堂房屋，教室不夠，只好分級半日上課，宿舍全無，師生四處奔波，通中有如此設備，是不容易的。校中物質條件粗備，我們就努力於教導的改進。二十八年秋，曾舉行早操，舉行混合考試，學生也辦級刊壁報。我們除常舉行級別與個別談話外，爲了激勵學生的抗戰愛國思想，還集合級長、室長、自治會幹事舉行月會。這時候，日寇的魔掌逐漸伸進租界，漢奸更爲虎作倀，到處活動，孤島上顯然分出忠奸兩大陣營。於是綁架、暗殺、恐嚇層見迭出，孤島上空籠罩烏雲，越來越黑了。在一次月會後，某日早晨我正起身，有人報告校中發現手榴彈，在便池中找到，乃照章向捕房報告並送去該彈。雖則議論紛紛，大家還是鎮靜處之。可

是過了幾日，我在辦公桌上又接到一張警告，大意謂：再不覺悟，定當送上更嚴重的禮來。好像是從什麼七十六號寄來，事態較嚴重了，大家商量後，也沒具體辦法，所幸學期快結束，只有聽任之。及至放假時，沈校長提出遷校鄉間的主張，我們覺得中途遷校有許多不便，鄉間是否可得安全亦不可知。當時雖有些爭論，後來決定仍維持下去，此事暫告結束。

適巧蘇省府有省校北遷的計劃，蘇教廳應四區的請求，擬先將省立通中遷回。我接到二年多不通音訊的老友易劍樓兄的信，約我趕快渡江北上，原來是要將省中北遷的責任加在我身上。經與諸友考慮後，以為省中如果北遷，通中不妨隨之北行，目下所爭論的問題，便可隨之解決，因而決然渡江。我的目的地是省府所在地的興化縣。我先從上海乘輪，取道新港、廣陵鎮、靖江城外，而達黃橋。不意到達黃橋時，日寇已到老葉庄，軍官家屬紛紛後退，情勢頗見緊張。過了兩天，才冒險前進。時正大東北風，雪花撲面，逆風行了六十里，總算到了姜堰。在交通旅館內，無意中遇到老友景幼南兄，方知姜堰並沒有船直達興化，他約我先到泰州再說。翌日我們同乘班船西行，上船後，大雪紛飛，天氣酷寒，河冰愈結愈厚，船行發生困難，勉強開到塘灣，時已深夜。天亮後，我們扶杖踏雪前進，僅僅十二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幾個小時，到泰城時，兩足凍麻，不能再進一步，當即在景兄家暫歇。初盼興化班輪船一二日後可以復航，孰知一直等到陰曆年後，到達興化的時候，已過了陽曆二月一日，

私立通州中學的友人因過期未得我的電報，只好如期開學。

小鎮古廟弦歌不輟

二十九年二月，我到興化晤老友劍兄後，即同往謁教育廳長金崇如先生，並報告滬上學校近況。數日後，即奉令往遷校所在地東臺角斜鎮勘定校址籌備一切。三月初，我遂離興化，經東臺、海安到耕茶，在耕茶謁先師繆敏之先生，商談校事。旋由友伴往角斜察看，決定借該鎮關帝廟作校址，並覓得文昌閣、吳宗祠為宿舍。至於教員與女生宿舍，則擬借汪姓民房，往商結果，該以屋主在滬，不願即許。我因在角斜籌備，須覓人助理，至於約聘教師，向汪姓房主接洽、購置學校用品等，均須赴滬一行。遂又返耕茶，取道掘港、北新橋、二甲鎮、青龍港到滬，在滬兩週餘，再渡江北上，到角鎮時，所聘助理已先到，我們這才移住關帝廟內，開始工作。擬定整理校舍及置辦校具計劃，編成臨時費預算，向教廳請費。關於校舍方面，先將借用各屋辦理租賃手續，又因關帝廟曾遭兵災，門窗多為居民竊取，亦設法追回。該廟與文昌閣及吳宗祠均年久失修，裝配殘缺，不蔽風雨，廚廁等亦須新建，併召工辦理。校具方面決定自購木料包工製作，並想出一人一桌一凳的方法，以適合戰時生活。就是課桌和木凳雙人一付，放在教室內，上課時作課桌用，吃飯時併合作飯桌用，課後及晚間又作自修用。又利用廟中的舊匾，加以油漆，便成很適用的黑板，學生宿舍床鋪一律連結的雙人床，床板

難得，一律改用蘆箔，門窗不全者，則用草障，因陋就簡，亦煞費苦心。

正在整理校舍、設計校具時，忽聞興化有被敵偽掃蕩及省教育廳遷移東臺的消息；我因臨時費尚未領到，而一切修理及購置必須於招生前完成，乃決定赴廳請示。我到東臺，方知教廳並不在東臺而在白駒，又奔赴白駒，在一狹小的宗祠內找到辦公所在地，探知一切情況，勾留數日，奉到積極進行之命，又匆匆南下。同時，聽囑前往海門中學抽考畢業，我領了加封的試題，因限期迫促，即離白駒，經東臺、安豐、富安、角斜，在校僅午餐一頓，再去豐利、掘港、北新橋、海宴等處共走五天，每日約行八十里始抵海中所在地的曹家鎮。這其間所用的交通工具，全是民船和小車，慢不可言，幸在北新橋得到何縣長幫助，用摩托車直送到包場，節省不少時間。海中考試完畢，先回掘港，在掘港接洽所聘教員，確定招生報名考試地點；稍有頭緒後，即又趕回角斜，這時已是六月初了。我最焦慮的事，是在滬所約的教師，有的因事不能來，有的忽然生病了。因為交通不便，信札來往動輒月餘，往往消息相左。如果我們的幹部不能確定，不僅上課發生困難，且招生亦無辦法。遠在江南的人士，因江北交通不便，情況不良，不免望而却步；若是就地取材，消息又不易互通，人才亦屬缺乏。後來我才知道，各校對於找人都感覺頭痛，有時找不到，開學後缺課多日；有的兩校互爭一人，弄得無法解決，這種非常現象頗堪回味。回想抗戰前，一個新校長的辦公桌上，介紹教職員的介紹信多至盈

尺，足可供開辦幾所學校，真不勝今昔之感。我在焦慮之中，幾經努力，總算將主要教職員聘定；校舍修理與校具製作也加緊進行。忽然接到校長會議通知，不免再往東臺。在這一會會議中，江北各校長固然都親自出席，滬上諸省校亦有多人北來，濟濟一堂，自有一番盛況。會期三日，對於教學、訓導、經費等等有許多討論和決議。在省廳一次招待後，各人又分返原防。我回校後即作招生的準備，從印製試卷做起，一直到彌封爲止。到七月底所約聘的幾位教師都來了，當即決定試場，除本校外，還有海安、馬塘、包場三處，以便學生就近應試。這一次招考結果，報名者三百人，錄取二百人，程度尚屬整齊，蓋本校素爲江北大東地區學子所信仰，故報考者多屬各校優秀生，學業水準相差不遠。而日寇彼時所據地方不過幾座大城市和交通線，市鎮和廣大鄉村還在我政府手中，所以學生也還能安心學習。九月一日前後，師生陸續到校，在一偏僻小鎮的古廟中，省立通中終於開學了，其實名爲北遷，實等新創。

經費無着被迫結束

開學日，我以這一次北遷意義重大，曾向師生宣佈抗戰建國的教育宗旨：一、配合國家的需要；二、適應青年的需要；三、依照經濟的可能。其目標：一、實施人才教育，造就建國技士；二、樹立優良學風，成爲中心學校。其實施：一、確立以「三立」與「三做」爲教導之鵠的，三立爲立己立人立國；三做爲做人做事做學問；二、

提高教學效率；三、實施嚴格訓練。我認定，建校即所以建國，本校過去既有光榮的校史，大家應努力三做，成爲人材，成爲技士，才不枉我們同在僻鄉古廟中奮鬥的一番。上課後一切照計劃進行，校中風氣很好，充滿了朝氣。可是未幾登革熱蔓延到角鎮，全校師生工友無一幸免，大家先後頭痛，例外的只有我一人。我忙看看護照應，前後一星期，所幸平安度過病險，無一人出事。在鄉村辦學，最怕的是疾病，既缺醫生，又無藥物，一旦患病，如何是好。角斜是個小市鎮，竟沒有一個像樣的醫生。爲此我特往十二里外的拼茶鎮，好容易約定了一位曾在省立醫院服務過的王醫師，全校師生的診病，才算有個着落。然而英文教師又生問題了，先前至滬約定的某君，招考時曾將試題寄來，並表示開學時可以如期到校，不久來信索去八月份薪水。可是到了開學上課時，他來信說家人生病，不能來校，暫行請假，所任之課只好由同人暫代。不數日當我患病臥床時，他忽來電，簡直說來不了啦。突然的變化，令我不得不着急，英語是重要課，長期代課絕非善策，各校都已上課，就地求才不可能。無已，只有到滬詰責失約的理由並謀解決的方法，於是又由角斜而拼茶、岔河、劉橋經通城轉滬。出發時以帶病之身在角、拼途中忽遇大雨滂沱，在水中走了十二里，抵拼時已全身濕透，吃了薑湯，方始還暖。及抵滬見某君，彼除面紅耳熱外，亦無一詞。滬友都以爲開學已久，無法找人，後來登報徵求，有香港皇家書院畢業的某君應聘，隨即相偕北上，往返已兩週餘了。彼時省督

學老友李天民兄從興化來校視察，已有多日，並已對學生訓話數次。雙十節一天，特講「從救己救人救國」一題，立論精闢，言詞動人，振奮學生精神，這是老友一向的作風。他因和通中及我的關係，視我如同自己所辦的學校，視學生如自己的子弟，多次訓話，十二分懇摯，表現了教育家愛護青年的赤誠。我原希望他將在各校講演題材，一一講完，庶把多年的心得，盡量指導青年並影響青年向上，惜乎環境又起變化。拼、角一帶，由於軍事行動，道途阻礙，老友視察工作，在去潮校某校後被迫暫停，隨即北上復命了。

在十一月份，校課才上完全，我們曾舉行一次勞動服務。由學生修築從關帝廟到文昌閣宿舍的一段道路，所需路磚，由學生取之於廢橋之基，經過一番努力，修成一條平整的磚路，從此無論黑夜或雨天，學生往返無濘泥之苦與滑倒之險，當地行人也方便多了。廟裏和尚，且自動捐款一百元，贈予外雇之泥工。猶記在開學時，軍隊過境，到文昌閣，因知是學生宿舍，遂未騷擾，翌晨悄然開拔。民衆從此知學校借用廟宇祠堂，還加工修理，又免遭軍隊的破壞，對學校的態度乃大變。

這時候開學已久，但省費通知書却毫無消息，校費奇窘，而開學後校況，亦須向教廳報告，遂再赴興化一行。仍從角斜，經李堡、富安、安豐，到東臺，再雇船到興化。教廳辦公室已改在城內開元觀，經查通知書早已發出，而且發往南通縣政府具領的。當我回校時，幾個月的通知書才陸續收到，我再到南通縣政府所在地的北新橋接

洽，結果領到兩個月，此後即無辦法，我亦遂成問題。這時各校學生正有從軍運動，我亦去了十餘人。環境的動盪，校內的不安，日趨顯著，到十二月初，情況愈甚，經費無着，校務無法維持，經一度請示後，終於十二月中旬，奉令暫行結束。

偽軍共軍紛至沓來

我將各事處理完畢後，應泰州友人之邀，從角斜而李堡、西場到海安，乘輪到泰，這是我最後的一次離角。二年後，因經過軍事掃蕩焚燒，昔日角校所借用的幾所祠廟摧毀盡淨，致找不到當時一些痕跡，總計角斜省立通中壽命，不過九個月，真如曇花一現。建校毀校，也是瞬間的滄桑，而私立通州中學的北遷，因時間遲延，二十九年春勉強撐持一學期，暑假後也停頓了。到這時我所努力的公私兩通中，都成了夢幻泡影，原來在非常時期的環境與專業總是這樣的。

關於滬上私立通州中學，還有兩事可追記。

一、我們曾向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請求津貼，經處長陳選善先生視察調查後，准予年貼三千六百元，以資補助。二、教部曾匯寄四千元給通中，郵局誤將該匯票送交偽公中，偽公中當局不敢擅收，最後將原票退回。我在滬時，不知有此事，曾接到一張怪明信片，向我說：蔣老太把信送到鄰人家裡去，望我以後通信要慎重。及後我接南通友人信，告我以青木關教育部寄款事，我才恍然大悟。我們並沒有請人向教部請求補助，滬上私校也甚多，遠在數千里外百忙中的教部，竟念到

孤島中這個苦教苦學的私校而匯款資助，雖我們沒有能收到該款，且在通中停頓後才知此事，教部關懷教育之至意，我們真感激萬分。還有寄那張怪明信片的友人，他愛護通中和我個人的好意，我不能不在追記時，表示十二萬分的謝忱了。

毀校建校、苦教到底是我的信念。離角到泰，我就接受泰州時敏和縣中的聘約。不過這時正在寒假中，我和時敏幾位教員同住在校外覺正寺靜候開學。泰州城在二季坐鎮下，商業十分繁榮，且是從未遭過日寇侵擾的唯一城鎮（除有幾次日機投彈數枚）。可是快近開學時，就鬧着換旗的消息。我記得到縣中兩日，僅上四課，情況即變。起初李明揚出走，接着李長江叛逆。果然一架敵機到泰州城上空盤旋，散發偽「第一集團軍告民衆書」後，城內外軍隊多換了番號。青天白日旗加上黃布條，變成四不像了。泰州城既生變化，興化在敵人飛機大砲下，經過一番血戰，也淪陷了。友人向我說，不知泰州何日可重見天日，言下唏噓不置。這時縣中已停課，時敏因環境改變，友人正謀應付方法，更談不到開學；我則仍留覺正寺中。某日夜八時忽聞卜卜槍聲，初意以為戒嚴時常有的事，到十時槍聲愈來愈猛，我們乃移住樓下大殿。翌日九時，流彈掠過屋頂，碉堡附近人聲嘈雜，我們才知道碉堡內偽軍已被繳械，大部偽軍向西退却了。眼見一隊一隊的新四軍進城，城內外又飄揚着青天白日旗（按彼時正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新四軍未駐城內，仍繼續追擊。過了一日，敵機來轟炸，如是者兩日。新四軍乃連夜退盡，日寇又從海安、姜

堰來了。我感到廟中已不可住，乃搬入城內友人處，從此泰州真的淪陷了。我覺得無再留的必要，當交通初恢復時，即從泰州城經嘶馬、五圩過江到鎮江再轉車赴滬，正是三十年三月間的事。

蘇北執教每下愈況

我到滬時，已近春假，稍事休息後，友人約為揚州中學（滬校，地址在當時法租界高乃伊路A弄廿五號，另有泰州校，已因戰事於二十八年解散）某君代課。某君病癒時已到暑假，我的代課遂一直至代完為止。暑假中，蘇教廳在滬辦一省立聯合中學，校址在當時的公共租界內愛文義路、戈登路口遷善里內一幢獨立的三層樓房，以救濟江北流亡失學的青年和教師。我被邀參加，省鎮（江）中滬校友人重申前約我也應允，再加上東南中學的聘課，每週共計二十八小時，以我的體力，已到了最大的限度，但較他人擔任三四十小時還差些。我爲了節省路途奔波，將授課時間集中，每日晨出晚歸，弄得筋疲力竭。不過我們那時還能對學生要說什麼便說什麼，說到保衛長沙大戰獲得驚人的戰績，簡直把薛岳將軍當作薛仁貴、岳飛復生，說得學生欣喜若狂，堅定了他們必勝的信念。我在各校，常遇到許多老友，在課後短短的幾分鐘間，往往對戰局的推移、國際外交的動向展開一番辯論。回想起，真是不可多得的機會，也是在教室中力竭聲嘶後最大的安慰。這樣一週一週飛快過去，到了十二月，孰料在八日凌晨，砲聲驚醒了孤島上的同胞，日寇已對英美宣戰了。我到江蘇省立聯中時，看到「中美日

報」號外，知該報已停刊，又見日寇部隊進入租界，民衆側目而視，覺得孤島的黑暗，將愈墜入深淵了。我到鎮中時，當局已進行結束的手續，學生紛紛準備疏散。我到東南中學時，雖仍上課，但我認為已到「最後的一課」，無心講授課文，就在黑板上大書下面幾句：「青年求學目的，在實現三立，即從立己到立人立國；如何立，必須從三做下手，即做人做事做學問；如何做，必須依據道德與科學為準則。」作為遺囑式的模樣，詳加解釋，而歸結到道德救國一點。從這一起，各學校一齊關門大吉，省校同人不屈服的精神，用此向敵人盡量表示。我所以教是史地課，與日寇是誓不兩立的，有敵無我，文化人既手無寸鐵，此時此地，只有停止工作，作為我個人最大的抗議。孤島上的這一變化，我們許多友人又由合而分了，我遂悄然回到南通家鄉。

我這一次家居，杜門不出，生活孤獨，精神苦寂。九月間，接友人信，約我到淮東區省立第三臨時中學任課。這三臨時是在省府所在地的附近，我因有到教廳報告角斜省中結束情形的需要，即予應允。當於十月初，又開始我的旅程，離南通經泰州到揚州，再乘汽車到寶應，此段交通尚便；再從寶應乘驢向東北走，經過大片荒僻地方，在小市河省職校住了一宿。第二天午刻到了高圩，會見了老友易劍樓兄，我們自從興化別後，不覺又一年了。這時候省府所轄範圍很小，據說東西不過距離百餘里，南北不過五六十里。在鹽、阜、淮、寶中間，四面被敵偽包圍的一個小圈子，它和東南部的泰東區，是蘇北唯一的中央

控制地帶。淮東區戰前一向是盜藪，地瘠民貧，人民住屋多係泥屋，瓦房很少。我初到高圩教廳辦公室時，嚇了一跳，在三間泥屋中，住滿了辦公人員，真好像三家村蒙館。想到教廳以前在興化住農民銀行倉庫、開元觀、顏莊，而今真是每下愈況，不勝今昔之慨。從高圩向東，渡過半長的綠草蕩，就到了太倉鎮。鎮中的文昌閣，便是省立三臨時所在。

陰陽地界顛沛南旋

三臨時校舍簡陋，有幾處教室完全沒有窗子，簡直不蔽風雨，我們在天寒地凍時，手足都僵冷。全校學生二百多人，全是從淪陷區流亡出來的，他們都是活潑可愛的青年。每當晨操前升旗，我聽那雄壯的國旗歌聲，就感到無限的興奮，象徵着蘇北雖是黑暗區，還有這一角光明所在地。我宿在文昌閣子上，連同事姚、王兩君共三人，必須從一狹小逼仄的扶梯上下，閣子面積不大，除了三床三桌三凳外無他物，而牀板甚窄，有跌下之虞。這閣子三面是土牆，朝南是一排窗子，而樓板與窗戶均有縫隙，可以看到下面。起風時，上下左右四面通風。我曾戲言，雖不是住在風波亭，却是住在風波閣了。該地民衆衛生差，幾乎家家都有露廁，十月底的天氣，還有許多蒼蠅孺集。據流動衛生處醫生說，此地流行過各種傳染病，如傷寒、白喉、猩紅熱、腦膜炎、霍亂等，此時痢疾、瘧疾還很猖獗，並且醫藥材料極為缺乏。我聽了真不寒而慄，幸在後天氣漸冷，得免傳染，真是大幸。至於教學狀況，我擔任的全是地

理，上課時學生固然沒有地圖，連課本也很少，這是因為課本買不到的緣故。乃改用經濟講義，把我自編的教材大綱，用十八開的報紙兩面印刷，一頁可當兩頁用，困難因此解決。文書有時贈寫太多，時間來不及，我就親自協助。至於掛圖，就把帶去的兩大張破舊地圖，用蘆桿做軸，張掛起來，也用蘆桿做教鞭，一樣的得心應手，這樣學生聽課，精神就提起了。有一次「戰報」編輯向我索稿，我就寫了「此時此地教學問題」，論述了地理教材、教本、地圖教法等寄去。

一個半月後，某星期日上午，我正在刻寫講義，忽聽到飛機聲，隨即奔下閣子，散開在田中，眼見在天飛機丟下幾顆炸彈，看方向是轟炸曹甸的，該處正是我軍的重要據點。從此後，常聽到敵偽來掃蕩的消息，大家覺得這個圈子太小，心理上總有些不安，不過教課還是照常。三十二年元旦，校中舉行盛大慶祝，師生團拜、燃放爆竹、演講、賽球，興奮又愉快地度過了這一天。接着舉行學期測驗，校中同人還興奮地談到將來如何改進。寒假中我因要事必須返滬料理，當局初尚留我不去，及知實況，乃堅約假後早日到校。同學們更在談話時間我是否回去，堅望我一定回來，他們對我已深刻的認識與信任，遂不覺流露真情。我安慰他們，我決定北來，望大家放心。動身的時候曹一華校長和同事多人送我出校很遠。過一個小橋時，忽然跳出一個同學，拿出一支鉛筆，要我的通訊地址；我寫畢，大家這才珍重而別。我到三臨時不過三個月，得到師生這樣的深厚友情，現在回憶起來，真是終生難忘。

我這一次南歸，比來時困難得多。先到魯家

大舍，遇到了徐縣長蔭南，他是七中的校友，我們一別已十六年，當晚承他招待，第二天又承他派法警一名送我。我的行程是要先到敵偽的寶應城，中間須穿過三四里陰陽交界的地方，如路途不熟就難免遭殃。這時我和法警各乘一驢子前行，果然遇到便衣隊伍兩次，都在我們半里外掠過。法警告我：「這些都是殺人越貨的傢伙，我們先行避開，自然無事。」約走四十里，達寶應城，因長途汽車停開，等了三天，才乘輪船到高郵。無如半途船機發生故障，勉強開到汜水鎮，搭客二百人齊登岸，鎮小難覓食宿地，勉至一飯鋪之小房間打地鋪。翌日乘小木船到高郵，再在小旅館打地鋪一宿，次日晨搭班輪於下午四時到揚州，次日清晨到火車站排隊買票上車。不料半途車又壞了，又改乘小車，趕到江邊，搭乘渡輪到鎮江，到火車站後自天下行車已過，只有忍耐着等候夜車。在車站買票很不容易，還是飯店老闆經手買得一張黑市票，到站排隊，經過一小時多被檢查後方得進站。進站後又立一小時，西北風吹得身上涼透，才得上車。車中擁擠不堪，站了多時，才找到一個座位。門窗全閉，人多氣悶，於是全身又出大汗，宛如寒熱交作。在黑夜中車行甚速，黎明時過真如，進上海北站，天已大亮，滿以為立刻可以出站，可是下車後又須分三行排隊，再經過檢查，足足經過一個半小時，才得出站。因此到滬寓時，已是第五天上午八時。這一次離校南返，途中走了一週多，較平時多一倍時間，而一波三折，亦同六年來在各校服務的

一再挫折無有二樣。

沒有課本寫在牆上

我到滬後，頗念淮東區的前途，約在三十二年二月，敵偽果由四面包圍，將小圍攻破，三臨中隨之摧毀。許多友人和同學的命運，以道遠不明真相，時繁夢寐。當我回通不久，忽接劍兄來信，謂已全家脫險南下，並謀將崇敬中學復課，防我即去。我正欲首途，又接蘇后青先生信，代海安成達中學邀我去任課，且請家叔父自海安來通敦勸，並告以待遇優厚。我因與劍兄已有成約，崇中復課之始，經營自必艱難，萬不可失信，反請叔父代向成達辭謝。家人因我幾年中辛苦備嘗，且到處均不得終局，交相阻我行。不過我不怕辛苦，且認為毀校建校，就是我的工作，遂毅然西上。兩天後到天姜堰，在鄉間與大難後的劍兄相逢。劍兄說：「因經濟困難，我乘小舟逃難，幸得安然脫險。而乘汽車，走寶應、鎮江的人們，反多落入偽組織的手中，真是有幸有不幸呢！」

崇中原在南通城內，抗戰事起，曾移至馬塘趙家樓復課，後又遷回城；及日寇在通登陸，遂告停頓。我在淮東曾與劍兄談及，蘇北南部淪陷已久，不甘受奴化教育的愛國青年，多數失學，我們實有自建一校以救濟通、如、泰一帶子弟的必要。劍兄因原任崇中董事長，崇中既停頓，不如即將該校遷地復課，以省却創立新校一切的困難。劍兄一到泰東區，即擇定泰縣六區呂莊鄉方廣菴為校址，籌備復課。以地處隱僻，又在春假中，無法將消息向東南透露，我到校時，僅有學生十

人，同事亦僅五人。劍兄在開學時曾對學生講話：「以往教育，專教人以功名利祿，彼所習而志焉者亦不外功名利祿，且其不復知有國家、民族，而甘為異族之犬馬，故今日以教育品格操守為第一義，乃揭校訓：艱苦自立，忠實不欺八字以勗之。」我到校首次講話：「我這一次到校，就是為的一個信字，所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我與易校長有約，無論如何，不能不來，這是我做人的道理。我到這裏，是幫助校長辦這做人的教育而來。希望大家努力學業，尤希望大家努力做人，這是抗戰建國教育最重要的一點。」我第一次上某級課時，見班中只有學生三人，我向他們說：「我不嫌學生少，我要當他三十人、三百人教，須知道南開大學後來有幾千人，當初還不是幾十人的私塾。我們最重要的是精神，有了精神，才是教育，也才是真正的學校，希望你們自己奮勉。」這時學校借用廟中幾間房屋，從他校借來的學桌幾十餘張，黑板一塊，設備僅此而已。上課時，將教材寫在牆板上，令學生抄讀，以解決沒有課本的困難，這樣當然時間不經濟，只好利用課後和星期日設法補足進度。從四月到七月將三十一年度第二學期學程全部教完，才放暑假。因為校中人少，只僱工友一人，許多雜事，我與劍兄不得不親做。我校地點偏僻，但鄰敵偽甚近，上課不久，敵偽下鄉窺擾，前後達兩週餘，校中却未停課一天。

一息尚存二五開章

暑假快到了，附近知道本校的漸多，也漸明

中外雜誌 白我們實幹的精神，都來問訊。劍兄亦作下學期擴充的準備，如招致友人、商借校具、修理校舍、接洽經費等，奔走至爲繁勞。由於鄉間交通不便，故往返需時，由於人手不多，又不得不事事躬親，故時間與精力均浪費不少。八月初旬，正式招生，舉凡命題、印題、閱卷、評分及諸多事務工作均由我們少數人包辦。計有一百餘人投考，劍兄爲欲樹立教育的精神，力矯他校來者不拒的頹風，堅持錄取標準，不稍遷就，故僅收高中學生八十餘人，分高中中兩級，初中三級。九月初開學時，校舍經整理後，已煥然一新。我們已將方廣菴前部完全借用，闢有教室五，其一兼作禮堂，辦公室一，教員宿舍四，飯堂廚房各一，女生休息室一，校園三方，運動場一，教室黑板除原有木製的一塊外，皆以原磚牆抹成黑色三合土，亦頗適用。較大的教室，佈置成爲禮堂，懸國旗與國父遺像，橫匾張校訓，兩旁懸一聯，係劍兄寫作。因爲這是崇中也是劍兄教育精神宗旨，錄之如下：

後生可畏哉！盡與國家運會有關，勿妄尊大勿妄菲薄。

古人信尚矣！試原功業昭垂之固，其所憑依其所自爲。

並附識語：「奮翁（南通張季直）每以勿妄尊大亦勿妄菲薄二語訓同門，又嘗揭昌黎語以爲聯，敬述師訓，以示諸生，亦所以自勵也，民國三十二年易作霖識。」各科教本除國文、公民、史、地，由文書按照經濟講義方法寫印外，其他英、數、理、化各科教本早已公布書名，由學生

事先借購備用，並規定練習簿本格式，令學生照式自備，俾形式一致。教學的工具，亦有相當的解決。崇中到此時，才具有學校的規模，劍兄已煞費苦心了。校中住宿同人，還有六十餘高齡的顧時輔老先生、孫君東儒、陸君云起，和張君遠卿，另吉君天相、張君郁棠、黃君新民，吉君易先、易君嬰若則住在校外，每日到校工作，這就是和劍兄艱苦共嘗的崇中陣容。

九月初行開學典禮時，劍兄向學生講話，其自記云：「先述所以復校之故告諸生。而結語云：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歷時八九十分鐘，不料這就成了他的識語。崇中陣容既已充實，由劍兄的領導，除加緊各科的教學外，還有早操，先跑步，次練拳，後行深呼吸，每晨集合寄宿生，由劍兄親自指導。他這種艱苦實幹的精神，至爲可欽，但也確實爲他的體質擔憂，力勸數次無效，乃種了未來的病根。爲提倡勞動服務，曾和學生開墾校後瓦礫地，種菜捉蟲，並修築五百餘公尺從校通宿舍的道路，師生合作非常努力。爲養成艱苦的習慣，除二五開葷外，一律素食，不得私備菜肴，更不得私進零食。至於精神訓練，每次紀念週都要講演國父遺教，並常由我報告抗戰形勢和國際時勢。

臘月絕糧敵僞掃蕩

誰知不久，環境起了變化。日寇增兵姜堰，有掃蕩的模樣，越日又有拂曉進攻之說。事急了，劍兄和我們商量後，連夜僱了小船，先將學生行李六十餘件疏散，置船中，由我率領偕同顧老

先生將船開往六七里外的小莊，安頓於某姓農舍。時已午夜，劍兄仍在維持課業，後來僞軍已到了學校左右才將留校師生移居安全場所，迫僞軍已和我軍接戰，劍兄才離校出走。過了三四日，敵僞退去，我們又復課了，還是加緊教學，以補停頓之課。復課後，我們會舉行國文會試，請省府人員命題評判，題爲「抗戰期間，青年應有的認識」。評判結果，謂思想正確，首選幾名，承贈送獎品。三十三年一月，因爲獲得新年勝利消息，舉行國際時事講座，由我講述戰局形勢，分析各項消息，作較系統的說明，參加的並有當地羣衆，這是我校的一次社會服務。在敵僞環伺中是不容易的事。此後舉行學期測驗，採各級混合辦法，杜絕作弊，考場表現頗佳。

學期結束後，我就離校東返，途中又遇困難，從姜堰經海安、如皋、白蒲到南通，沿途不靖，兩天的途程走了五天。寒假很快過去，原擬早日返校，不意內子患病很重，不得不親自看護。因曾吐血二次，體力大虧，不能留其一人在家，我乃和劍兄商量，本學期恕不能到校了。我家居數月，內子體力頗有進步。我乃利用暇時，整理舊稿抄成三冊，題爲「習教文錄」，以資紀念。關於崇校情形，在通訊中得悉尚能順利進行，不過經費頗爲困難，又在春假中，曾一度驚擾，槍砲聲迫近校舍，幸學生早已回去，劍兄等均留校未去，此後安定則未有問題。

六年間苦教十一校

春假後不久，劍兄即來信約暑假後去辦招生

我覆信決意前去。嗣我因私事及劍兄體諒我免在大暑中往返奔波，約我且待開學前到校。九月初正擬動身，乃旅途不靖，長途汽車迭出事端，或被攔擊，或遭搶劫，家人一再阻止。直至九月下旬，我決然前去，及抵海安，即聞砲聲。我在海安的舍弟告我，泰東區已發生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現在激戰中，崇中想已停閉；且海姜道上，行人絕迹，不如返通。我想既已到海安，海姜近在咫尺，崇中和諸友情況，我必欲知才能放心。翌日我將沿途狀況詢問，乘小車前進，果然遇到後退的隊伍，到了胡家集附近，我的乘車被他們截去。跑了幾里，換車到姜，正在問訊，却值劍兄由鄉到鎮。他見我趕到，很覺安慰，即告我情況歷二小時之久，我見他面血後的面容，消瘦多了。這時崇中員生全部已經疏散，我遂暫留劍兄處。到了雙十節前，情況略好，我們又分批下鄉，召集學生復課，惟因高中英數教員，以交通阻隔，不能到校，正在設法代課時，不料軍事行動又起，且已迫近校舍，不得已連夜再將員生分乘兩船，向僻靜處疏散，可算是去年九月情況的復演。不過這時泰東區的圈子愈小，一般情況愈加暗淡罷了。我們因為高中英數教員已無再來之望，決定將該級學生借讀他校，縮小校的範圍，庶對環境的變化可易應付。待至鄉間局勢稍定，單將初中復課。此後環境日趨惡化，劍兄身心交瘁。在鄉醫藥不便，我們力勸他赴鎮治療，校事僅由三人負責，時在十一月初，勉力維持課業。十二月，校中食糧告罄，環境更惡，敵僞又有掃蕩之說，鄉間殆不可復居。其時全學期課業已相差

無幾，劍兄來信，囑即結束。在兩天內將各事辦妥，我亦即離開呂莊，復課年半的崇中，就再停頓了。

我到鎮看劍兄病時，似乎較前好些，我勸他靜養，總希望他在寒假中能先將體力恢復，而後再談到校事。但劍兄仍將他的遷校復課計劃，和我談了二三日，並囑我到通後有所接洽，我遂離姜東返。在大風中，他還要送我，我勸他及門而止，豈知這竟是我永別的一刹那。回通後，雖去信至姜，但不見覆，及某君東來，謂渠病已轉危為安。不久我又到滬，再去信至姜，仍不得覆。三月間友人在電話中告我，劍兄已逝世，初不置信，後來竟證實了。良友云亡，哀感何已。尤其在劍兄逝世未半年，而丑虜即投降，河山光復，平生以氣節自勵艱苦卓絕的劍兄，竟未能忍死須臾重見天日。天乎天乎，此痛何追？我述崇中與劍兄事較為詳瑣，實在劍兄辦理崇中的艱苦，

不僅在環境的壓迫，再二再三的疏散、復課。其他人等與經濟的困迫，緊壓其身心更大。劍兄偏又廉介自守，不欲苟取，終致積勞而病以死。僉稱他「一生盡瘁教育，終為教育而死，真是教界之典範。」

我上述苦教經過，歷時六年，足跡遍春申、通、泰、淮一帶，歷校十一所，服務各校，時日雖有長短，由於環境多變，又非人力所堪，結局不免遭毀。直到崇中結束時，滬上固不論，蘇北亦無乾淨土。乃將此一階段苦教生活記述，暫作結束以備忘。回溯執教三十年，每自謂「我乃平凡人，做平凡事耳。」自當繼承亡友高尚精神，繼續克盡教職，庶不負時代的使命。

(附註：易劍樓，曾任國民黨江蘇省政府秘書，省民政廳、教育廳主任秘書，南通崇啟中學董事長。)

大專 用書 **最新應用文** 邵健行 著 定價壹佰伍拾元

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的種類、結構、術語。便條。名片。柬帖。公文。電報。會議文書。規章。契約。慶弔文。對聯。題辭。善事。廣告……等應用文範例。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